

家庭相册

婆媳

□黄廷付文/图

小时候，母亲常说一句话：“老大娇，老小娇，中间夹个现世报。”

我问母亲是啥意思，母亲说：“问你爸去，他的学问深。”父亲在一旁嘿嘿笑着说：“十个手指也伸不一样长啊！”

父亲的话，让我愈发迷惑了。等我再大一点，才发现奶奶几乎没来过我们家，农忙的时候，她不是帮着大伯家干活，就是去给三叔家带孩子，仿佛和我们家没有一点关系一样。甚至父亲去世的时候，也没看到她来我们家几次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奶奶的身体不能自理了，需要照顾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被遗忘的家庭才被提到桌面上来。大娘和三婶说：“三个儿子，轮流照顾老奶奶，虽然老二不在了，但他还有一家人呢，也有责任和义务伺候老人。”母亲听了这话，没吭声，周围看热闹的人很多，母亲也不看他们，转身离开了，剩下他们面面相觑，背后嘀咕着。



一个月后，母亲拉着板车去大伯家，把奶奶拉了回来。村里人很是惊愕，等着看笑话的人失望了，却又冲着母亲的背影点点头。

奶奶来我家的那一个月，和母亲说的话，比过去三十年都多。

奶奶说：“当年的事也是没办法，我一个人只长两只手。”母亲没有应声，自顾自给奶奶整理床铺和换洗衣服。过了一会儿，奶奶突然又冒出一句：“老二小时候一直上学，后来又去当兵，没给家里做过什么。”母亲摇摇头，继续帮奶奶剪指甲。

我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冲着奶奶说：“你现在都这样了，还说那

些没用的话干啥？”妻也在一旁附和着，奶奶看了看我们俩，又看了看母亲，不再说话了。

没想到我们却受到了母亲的责备：“你们俩怎么能这么对奶奶说话呢，不管怎样，她是你奶奶，是你爸的母亲，不管她以前做了什么，我们也不能和她计较。我们是替你爸尽孝的，他走了，但他的责任还在。再说，农村有句老话，‘老猫尿屋檐，辈辈往下传’，有朝一日，我也会老，也会像你奶奶一样，躺在床上等着你们来伺候我呢。”母亲的一番话，让我和妻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

看着鬓角斑白的母亲，我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她，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，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事，让我觉得自己白读那几年书了。

回家的路

□杨莹



国庆休假，大哥从北京回来，我们兄妹约齐了一起回老家。下了省道，是四通八达的村村通公路。看着平坦顺滑的水泥路，大哥不由感叹，这条路，曾经是我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，那时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，而现在，变得让人认不出了。

1980年冬，大哥从军去了首都。对去十里外的小镇就是出远门的乡村孩子来说，北京，远在天边。就算脑洞大开，尚年幼的我也难以想象大哥是如何到的北京。大哥一去就是四年，1984年春节前，他才第一次回来探亲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六，妈正在洗菜，一个年轻人走进院子，手里提着、肩上扛着、背上背着好几个包裹，风尘仆仆的。妈抬起头，一愣，眼睛就红了起来。我看着离家几年的大哥，感觉有点陌生，怯怯的，不敢上前。

大哥把带回来的东西一一拿出来给我们看。全家老少八口人，人人有份。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。离家几年的大哥看啥都觉得亲切，我看大哥也越来越亲，没事总是跟在他身后，听他讲外面世界的精彩。大哥说，他从首都坐上火车，要一天一夜才到襄阳，再从襄阳转火车到老家县城（后来改为市）火车站。老家县城火车站建在郊外，进城要坐1路车。坐1路车到了县城汽车站，还要坐到镇上的公汽。镇上的公汽上下午各四班，错过就坐不上了。大哥运气好，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

到了镇上，再步行七里土路，就能到家了。但这短短的几里路，大哥走得格外艰难。当时，大哥手提肩扛几个包裹，走走歇歇，家那么近，却总望不到头，幸亏遇到邻村一个熟人，他用板车带了大哥一程，要不，他真不知道咋把东西运回家。

本专栏持续征稿  
欢迎您踊跃投稿  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我像听故事一样听着大哥讲他回家的历程。这一路走来，火车、汽车、板车。转车、转车、再转车，把我的头都转晕了。大哥却说，回家高兴，不晕。

大哥后来转业在北京，他第二次回老家，是1988年，带着新婚的妻子。当他从县城火车站出来后，竟然遇到了我们村的春林哥，他开着三轮车跑出租呢，看到大哥，生意也不做了，非要把他们送回来。嫂子是个贤惠的北方女子，几天后她苦笑着和我们说，三轮车后面挂着塑料布，根本挡不住风，屁股也颠得生疼。

1991年，小侄子第一次回来时，我家已经搬到了镇上，再不用走颠簸不堪的土路，但小家伙还是嚷嚷，乡下不好玩，没有他爱吃的麦当劳。十几年后，这小家伙长成了一米八的大小伙儿，自个拎着手提箱就回来了。父母这时已在城区安家。侄子再不叫苦，他平时爱吃爱玩的，小城里都有，他和弟弟妹妹们K歌玩游戏，都有点乐不思蜀了。

从大哥第一次走出家门，几年难得回来一次，到现在年年回来看父母，似乎只在一瞬间。大哥回家的路仍很远远，但家离他已很近很近了。

明年，我们小城高铁就建成了，大哥回家又多了一个选择。

独家连载

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同工

(小说) □关明

网络舆情掀波浪  
工会送温暖纷争(下)

散会后，宣怀民回到办公室，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关了灯闭起眼睛，在脑子里对今天的事件“过电影”。

难道，干了“三辈子”的工会老招数，现在不灵了？

如果有一项职业可以祖传的话，宣怀民就算是三代单传的工会干部。他爷爷宣大业解放前就组织闹工潮，领导过一场著名的罢工；他父亲宣汉光是二十世纪50年代的劳模，参加过全国群英会；他则是毕业于中国工运学院，参加工作不久就被南川市总工会当作人才挖走，在市总工会一直干到现在。

作为祖传的工会干部，在他看来，困难职工帮扶是工会的“看家绝学”，“送温暖”更是轻车熟路的“独门利器”。没想到这回在南川区这个小阴沟里翻了船，翻得还如此难看。

他想起，那天在布置送温暖活动的会上，吴启南提出“今年的送温暖活动形式能不能进行一些创新？”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魏兴川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创什么新？总不至于把送温暖创成送清凉吧？”

吴启南说：“我总觉得，每次都是一个信封，装一笔慰问金。有的地方还安排职工当场拿出来数一数，好让报社电视台拍照。似乎也有点太不照顾受助职

工的心理感受。现在电子支付这么发达，为什么不能给职工发一张卡？或者干脆给他们发个微信红包？”

魏兴川说：“就是因为多少年坚持不懈，才形成了今天的送温暖品牌。我们送温暖的工作对象是困难职工，有多少困难职工有手机？不要拿富人的生活条件要求他们。”

吴启南说：“老魏，您这话可不对。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了8亿人。相反，现在像您这样不用手机、没有微信的人真的不多了。”

魏兴川说：“我不用手机，怎么就没有威信了？我们工会的威信不是建立在手机上，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为职工群众服务上。”

这两个人的“对台戏”基本上是每次会议都能出现的场面。

想到魏兴川和吴启南，宣怀民不自觉地摇了摇头。每次想到他俩，他就觉得有些hold不住。这两位一老一小，都是不久前工会机构改革中安排到工会的，一个是兼职副主席，一个是挂职副主席。

魏兴川比他大五岁，是南川重工集团公司红光机械厂高级技师，名动一时的“大国工匠”。吴启南比他小一轮还多，是市电子信息技术研究副所长。在国内互联网领域有一定名声。

如果说人像地球一样有南极和北极，像磁铁一样有N极和S

极的话，魏兴川和吴启南就是典型的两极标本，或者说，他们根本就生活在不同的时代。

魏兴川就像是上个世纪80年代穿越过来的，每天上班都是一身工装，骑一辆快要散架的自行车，车上挂一个帆布包，看上去活像一个包工头，还是揽不到大活的那种。

而吴启南恰恰相反，好像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。衣着打扮新潮就不说了，手机更是换得勤，市面上什么最先进他手上就用什么，前两天还拿着华为的mate10，这两天就换成了苹果的iPhoneX，开的汽车更是另类，一辆长得像个蛤蟆似的smart，目前整个南川区还没有发现第二辆。这车长度只有普通汽车的一半，开起来还挺快。在路边的车位，别人都顺着停车，只有他可以横着扎进去。

这俩人一个兼职、一个挂职，一个老江湖、一个小鲜肉，一个坚持固守传统、一个太爱标新立异，在工作中经常顶牛。他俩来了以后，宣怀民需要用很大的精力用来调和鼎鼐，光这就够他忙一阵子的。宣怀民想到，在自己为数不多的工作时间内，除了做工作，还要做人的工作，他就有几分头疼。今年以来，他的“到站”心态尤为明显，以他的年纪，进步基本没戏了，只求在现在这个位置上站好最后一班岗，别惹出什么事来，弄个晚节不保。

(连载6)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